

# 职业技能竞赛参考

特刊（总第6期）

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研究中心编

2022年2月28日

## 【编者语】

《技能经济中技术卓越的驱动力》是英国的一份关于技能卓越驱动因素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描述了奥地利、巴西、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和韩国七国技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特点，据此为英国技能经济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研究中心特将报告译介为中文，为我省技能领域人员更加深刻了解国外技能经济发展与技能人才培养的经验做法提供工作参考。

在此，特别感谢世界技能大赛（天津）研究中心与成都市技师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对于翻译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

---

《职业技能竞赛参考》是为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相关人员提供工作参考，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欢迎各界人士继续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分享观点意见，提供竞赛工作动态。

联系邮箱：sczyjnjs@163.com

联系电话：028-64195084

# 目录

缩略语和首字母缩略词.....	3
合作伙伴.....	5
前 言.....	7
执行摘要.....	11
技能经济+知识经济=经济生产力.....	13
主要发现总结.....	15
世界级标准是技能经济的关键.....	15
教学卓越具有创新性，是对新兴需求的响应.....	15
技能经济扎根于技能体系网络.....	16
关于这项研究.....	17
一、研究方法.....	18
二、国家选择.....	19
第一章 WorldSkills 的作用：通往卓越的关键桥梁.....	21
一、为国际标准建立基准.....	21
二、联接组织.....	22
三、支持创新.....	24
第二章 卓越的核心——企业.....	26
一、课程相关性及企业对课程的影响.....	26
二、管理变革.....	29
三、互相连接的技能体系.....	30
第三章 政策、人员和实践之间的复杂动态.....	32

一、政 策.....	32
(一) TVET 的经济结构和目的.....	33
(二) 奥地利：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34
(三) 巴西：参与度低.....	35
(四) 法国：高度监管和明确定义的途径.....	37
(五) 匈牙利：重振体系？.....	40
(六) 印度：数量庞大的青年人口.....	42
(七) 日本：高风险和畏惧失败.....	46
(八) 韩国：共担责任？.....	48
二、人.....	51
(一) 社会和家庭学生选择的影响.....	53
(二) 声望.....	54
三、实践.....	56
(一) 教学卓越.....	57
(二) 考试与学习旅程.....	58
(三) 持续专业发展 (CPD).....	59
第四章 对英国的建议.....	63

## 缩略语和首字母缩略词

CFA	Centre de Formation pour Apprentis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centre) (France) --学徒培训中心（法国）
CPD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持续专业发展
E&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教育和培训
HR	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
ITT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初始教师培训
MEC	Ministry of Education (Brazil)--教育部（巴西）
MHRD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dia)--人力资源发展部（印度）
MSDE	Ministry of Skills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dia)--技能发展和创业部（印度）
NCEE	National Centre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Japan)--国家教育和经济中心（日本）
NSDC	National Skill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India)--国家技能发展公司（印度）
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式学习
PTP	Private training providers--私人培训供应商
SKOPE	Skills, Knowledge and Organisational Performance--技能、知识和组织绩效中心
SME	small-to-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中小型企业
SSC	Sector Skills Council --行业技能委员会
ToT	Training of Trainer Centres --培训师培训中心

TVET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

UK United Kingdom--英国

WS WorldSkills--世界技能组织

WSUK WorldSkills UK--世界技能组织（英国）

# 合作伙伴

## WorldSkills UK

WorldSkills UK 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是企业、教育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机构依照国际最佳实践来制定学徒和技能教育的标准，从而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和企业。

机构创新地以世界各地的技能体系为基准，为企业提供政策和实践信息，以确保高质量的技能输入与输出，并促进英国经济。

机构通过分享国际最佳实践为教育工作者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和评估。

机构鼓励年轻人，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都有权利选择高质量的学徒制和技能教育来开启他们灿烂的职业生涯。

## Edge 基金会

教育也需要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Edge 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上不偏不倚的教育基金会，希望教育与当前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形势息息相关。通过运用相关研究以及对具体项目、合作伙伴的论证，引导相关讨论并影响政策和实践。Edge 基金会认为，所有年轻人都需要具备当今全球数字经济所需的各种技能，而这可以通过广泛而平衡的课程、高质量的培训、实训学习以及校企深度合作中获得。

## SKOPE

技能、知识和组织绩效中心（SKOPE）专注于教育、技能和就业交叉领域的政策与实践。它是一个多学科研究中心，专注于研究英国乃至更广泛的教育和就业领域的技能开发、需求、供应和统筹部署之间的相互关系。SKOPE 由一个全球研究人员网络组成，他们的领域涵盖了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STEM（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数学 Mathematics）、产业关系和评价方式等。

## NCFE

NCFE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教育服务供应商。作为非营利组织，其在学习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170 多年来，一直处于技能和职业教育的前沿。我们设计和认证多样化的、国家认可的资格和奖项，已为数百万名不同级别的学生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目标。

# 前 言

**Neil Bently-Gockmann OBE 博士：**

《技能经济中技术卓越的驱动力》是世界技能组织英国卓越中心与 NCFE 合作试点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项目，旨在将国际最佳实践融入英国各地技能教育的教学、评估和学习部分，希望在三年内帮助约 40,000 名学习者取得突破。

与 SKOPE 和 Edge 基金会合作让我们有机会探索其他七个国家（奥地利、巴西、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和韩国）如何在政策和实践方面推动技能卓越，并探索如何将其运用到英国卓越中心以拓宽英国技能体系。

研究结果清楚表明：

**所有国家都认为世界级的技术技能和技能体系对经济至关重要。**在奥地利，学徒是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度，TVET 体系设有专门针对短期劳动力市场需求而设计的短期课程，以及可以满足工程和 IT 部门更高技术需求的长期课程。

**成功的技能经济依赖于各个层面的卓越表现。**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项目式学习（PBL）”是他们通过教学实践推动技能卓越的重要因素。而在巴西，企业被视为 TVET 体系的主要客户--TVET 与企业联合培养学徒，确保他们在拥有满足职业特定标准的能力的同时也拥有跨职业的能力。



**高标准和企业参与有助于解决 TVET 声望低的问题。**在匈牙利，课程是否有企业参与对大众如何看待 TVET 产生积极影响。而在日本，Kosen 株式会社技术学院的教师都被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因为这对于为 TVET 创造声望至关重要。

除了这些发现之外，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世界技能组织在帮助各个国家技能体系达成卓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通过制定一套独特的基于国际基准的标准体系能够帮助各个国家确保其国内技能体系所使用的标准与其他国家相当。其次，帮助确保该国家使用的标准能够快速响应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第三，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第三空间”让教师和学生能在非正式教育环境或工作场所自由地进行实验和创新。

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有助于使英国技能体系具国际竞争力的意见建议。当我们试图重建和提升经济水平并应对科技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时，英国需要具备就业能力和技术技能的年轻女性和男性来提高先进制造业、科技和生命科学等全球公认的热门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要求他们的能力达到最高标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世界级的技能经济。而这份报告向我们展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些方法。

我们期待与 NCFE 的同事合作，探索如何将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建议用于塑造和改进世界技能组织英国卓越中心。同时，我们期待与其他伙伴合作，在英国的技能体系内尽一切

努力促进并达成卓越，并建成上面提到的有价值的“第三空间”，服务更多的年轻人、教师和企业。

**大卫 加拉格尔:**

技能改变生活，帮助人们建立自尊和释放潜能，并为当地以及与国际密切接轨的人们创造机会。同时，技能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高兴与世界技能组织英国卓越中心合作参与这个具有改革性和及时性的项目。NCFE 的宗旨是促进和推动学习，而这与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每个年轻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取得成功”的使命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出现快速和持续的变化，很显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支持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帮助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建立信心，调整心态，并抓住一切机会。

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劳动力动态需求的技能开发和实施是经济繁荣的基础。

优秀的学习体验核心是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为了让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我们的技能教育和技能体系中需要更多世界级的教育工作者。这就是我们愿意投资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并与其一起帮助这些教育工作者获得提升的原因。

在 NCFE，我们相信教学质量是学习体验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些具有创造力与工作激情的教育工作

者，我们根本无法创造变革性的学习体验。因此我们必须投资处于教育一线的那些具有潜力的机构，以帮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做到最好。

通过世界技能组织英国卓越中心为技能教育工作者提供急需的投资，我们将把国际最佳实践纳入项目交付的主流。我们正在提高技能教学的标准，并帮助英国培养一批具有高技能与就业能力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我们努力重建英国经济的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该项目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年变得明显，并有可能激励和催生下一代世界级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同时为英国学徒制和技能教学创造声望。

我们需要充分学习全球最佳实践以促进技能和职业培训达成卓越。同时，深入探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国家、模式、行业和技能体系中学到什么也很重要。这份报告清楚地展示了国际层面的卓越驱动因素，并进行了有趣和有见地的结合和比较。重要的是，报告明确表明对真实有效合作的需求。任何变革都需要合作者，而变革只能由企业、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推动：以学习者的需求为核心，寻找有意义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我们正站在巨变的风口浪尖，都在努力提升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未来的质量与声望。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

## 执行摘要

技能驱动经济。通过 TVET 这一渠道教授和提升的技能对于提升经济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a），同时也对后疫情时期以及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Bentley Gockmann, 2021）。

有证据表明，以强大标准为基础的世界技能体系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外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英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 TVET 这一渠道。英国政府最近发布的《英国工作技能白皮书》强调，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保证技能发展是教育和培训政策以及经济战略的前沿和中心。然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成功的技能体系必然是由受到有力支持、尊重以及训练有素的技能教学队伍支撑的，他们能够转化为提供世界一流的技能教育和培训。

几十年来，TVET 的卓越性在世界各地的技能体系中一直存在，经济繁荣正有赖于此。然而，研究表明，这种卓越往往只在小范围中能被感知：在分层技能体系的不同层次上（例如，印度、奥地利和英国的学徒制），或在特定行业。我们有必要在国际层面跨场景和跨系统共享最佳实践模型。因此，本报告详细介绍了一个比较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了全球七个技能体系中技能卓越的机制和驱动因素。

该报告强调了技能体系中世界级的教学和培训标准与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阐明了如

何将技能体系视为一个健康且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包括政策结构（宏观）、企业和培训中心之间的制度关系（中观）、持续专业发展（CPD）支持与资金投入以及个人教学实践（微观）等各个层面都嵌入了卓越和标准。研究发现，在七个案例国家中，世界技能组织可以在推动国家技能体系卓越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首先，它支持开发国际基准，确保技能体系标准处于世界级水平。其次，技能竞赛和相关培训为培训师和学员提供了一个“第三空间”去尝试创新的教学方法和实践，从而快速响应最新技术、行业发展和新兴技能需求。

因此，该研究明确指出，一个成功的技能体系应该包含系统的政策、生产力和经济增长、行业需求、企业视角、技术发展、当地组织、培训者以及个人教学实践之间的一系列密切关系与动态。而在这当中，世界技能组织会充当跨级别和跨空间的桥梁。一个成功的技能体系应该多层次、多空间、动态地与多个组织以及跨越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和实践相结合。

该研究还强调，有必要围绕生产力重新配置政策语言以突出技能经济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思考——摆脱知识经济思维的主导地位，关注生产力与技能供需之间的动态变化、工作性质的变化、空间动态和当地经济差异之间的关系。

## 技能经济+知识经济=经济生产力

英国的技能经济从多方面来看都很重要。首先，技能同时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都能得到发展，与只关注知识经济不同，结合技能经济可以拓宽对技能发展的见解。其次，技能经济展现了技能卓越的发展，技能卓越的推进过程同时对发展高水平技能教育和提升英国技能体系的输出质量影响巨大。第三，技能经济将技能置于经济的核心，技能对国际贸易、发展和投资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第四，技能教育将企业置于技能培训和发展的最前沿，企业因此有机会与英国高水平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

供给侧政策长期以来以高等教育（HE）为主；高等教育机构（HEIs）被视为技能就业的主要载体（Davies 和 Ercolani, 2021）。高等教育提高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绩效（Keep, 2020），这一观念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强烈影响。虽然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大学）显然在知识经济、创造知识产权等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但**技能经济侧重于理解和掌握技能**。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当前新冠疫苗的开发。拥有最前沿理论知识的学者与拥有高质量技能的操作人员一起参与了疫苗研发，并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与交付。知识和技能以一种共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为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

技能经济的基础是发展高质量技能教育与创造社会所有成员都认同的就业机会。有趣的是，尽管英国已经脱欧，但正如《英格兰就业技能白皮书》（教育部，2021）中所述，英国正在使技能政策更多地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与英国类似，全球许多国家也已经认识到，如何使 TVET 具有吸引力需要成为政策制定的重点（例如，人力资源发展部，2020，印度），即：要提高 TVET 的声望，必须要制定和提供高质量的技能标准与教学，例如日本的 Kosen 株式会社技术学院。正如为英国继续教育（FE）作出贡献的世界技能组织的代表们，这些机构的教师们正在努力将技能教育从能力转向卓越（James Relly, 2019）。可以明确的是，企业、教育者、培训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必须共同努力，以提高 TVET 的质量和声望为目标，使其成为一条有吸引力的教育途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将技能经济变得与知识经济同等重要。

# 主要发现总结

## 世界级标准是技能经济的关键

- 世界级的技能体系以国际标准为基准。
- 世界级的技能标准支撑着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 世界技能组织在建立全球技能标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很少有国家的技能体系在制订标准时会将其他国家的技能体系纳入考虑范围。世界技能大赛提供了一种提高标准的关键机制，即建立国际标准。这通常比通过更新国家政策来响应企业需求和技术变革更为迅速和灵活。

## 教学卓越是对新兴需求的创新与响应

- 教学卓越以灵活的教法调整为基础，并将企业需求、技术变革、以及行业实践转换纳入考虑范围。
- 为实现高质量 CPD（持续专业发展）而进行的投资对于卓越教学也至关重要——要求培训者能将技能、技术和行业实践的变化纳入他们的教学中和并及时更新教学方法，确保他们是按照最新标准进行教学。
- 世界技能组织提供了一个“第三空间”供培训者进行教学方法和技术的创新。



## 技能经济扎根于技能体系网络

- 世界技能组织在建立全球技能标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很少有国家的技能体系在制订标准时会将其他国家的技能体系纳入考虑范围。世界技能大赛提供了一种提高标准的关键机制，即建立国际标准。这通常比通过更新国家政策来响应企业需求和技术变革更为迅速和灵活。

- 成功的技能体系包括地方、国家和国际背景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参与者和组织网络。

- 当企业和培训者在结构上相互联系时，技能体系可以最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技术变革和行业发展。

- 世界技能组织可以为连接企业和培训者以及应对经济、技术、实践变革提供一个关键机制。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组织，支持培训者进行创新实践并将培训嵌入工作场所，同时帮助技能体系中的关键参与者能在任何地方、国家和国际环境中工作。

## 关于这项研究

由于英国政府打算重振继续教育部门（参见教育部 2019 年发布的《Augar 报告》，以及《英格兰就业技能白皮书》，2021），因此有必要以全球视角学习其他国家如何发展和实现技能卓越。技能竞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世界技能大赛（WSC）以最高标准促进技能发展，并已被证明对英国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及更广泛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JamesRelly 和 Keep, 2018; Chankseliani, JamesRelly 和 Laczik, 2016）。

在过去的五到十年中，英国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拓宽世界技能大赛和英国团队的影响上，以更好地了解技能卓越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继续教育、高等教育和私人培训机构对技能竞赛的参与率在英国所有四个地区都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徒加入到英国竞赛队伍中，并且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了地方、区域和国家级的比赛。同时，举办各级技能竞赛的高校数量也在不断增加（JamesRelly, 2020）。这一宏伟的计划在《英格兰就业技能白皮书》（DfE, 2021），以及正在制定的帮助提高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技能标准的政策中都有明确阐述，这也相当于承认了 TVET 在技能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随着专业化和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发展得到更广泛的关注（DfE, 2019），更好地了解如何在英国技能体系的

各个层面推进技能卓越，以及探索哪些因素可以驱动技能卓越变得尤为重要。

本报告还展示了对全球技能体系的独特见解。长期以来，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都非常关注其他国家的创新和发展。事实上，一直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国际教育和比较教育领域——在考虑本国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同时，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可以为政策学习和情境化学习带来许多优势。这项研究便是致力于展示其他国家如何使技能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成为课程和劳动力发展的前沿。我们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其他拥有丰富或开创性技能教育体系的国家是如何提升其技能教育工作者的技能以建立高质量的教学标准的？”

## 一、研究方法

### 本次研究主要关注 7 个国家的 TVET 体系

这份报告是 SKOPE 和 Edge 基金会与 World Skills UK 合作主导并由 World Skills UK 卓越中心与 NCFE 合作资助的为期五个月的研究项目的成果。调查结果旨在直接用于开发 WorldSkillsUK 卓越中心试点计划。该研究侧重于七个国家 TVET 体系的政策和行政结构。七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巴西、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和韩国。该项目的目的在于了解推进和实现技能卓越的驱动因素。它包括三个阶段：

阶段 1：政策、学术和灰色文献的案头研究与回顾

阶段 2：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半结构化访谈

### 阶段 3: 跨国分析

#### **我们收集的数据来自 56 个线上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采用滚雪球法。World Skills UK 向每个国家/地区的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主要成员介绍了研究团队，反过来，这些组委会成员向我们推荐了其 TVET 体系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参与者。我们总共进行了 56 次线上半结构化访谈并收集了相关数据。参与访谈的人员主要包括各国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代表、教师、政策制定者、学生、公司培训主管、TVET 专家、CPD 专家和商会代表。访谈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进行。访谈的问题主要是关于 TVET 的目的、课程开发、教师/导师/讲师招聘和选拔、持续专业发展（CPD）、评估框架和评估过程、学生发展途径和经验分享、面临的挑战、积极的政策发展、变革轨迹以及 WorldSkills 在各国家 TVET 体系中的作用。每次访谈都有录音和转录，访谈时长在 45 分钟到 1.5 小时之间。为确保访谈匿名进行，我们将每位参与者以字母加数字的形式进行编号。例如，教师将是 T1 或 T2；决策者将是 P1 或 P2 等等。

## **二、国家选择**

奥地利、巴西、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和韩国都是 WorldSkills 的成员，并且都派出了队伍参加两年一度的世界技

能大赛。因此，这些国家及其地方层面的政策变化和创新实践都推动了技能卓越，并为英国的课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数据显示，围绕 TVET 体系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根本性差异，其根源在于各自独特的背景和历史。然而，我们也可能从中找到 TVET 在更广泛的教育系统和经济环境中的适应模式，以及关键利益相关者对 TVET 的概念、他们在其中的角色、他们面临的挑战以及在 TVET 教学实践中嵌入卓越的最佳方式，许多 TVET 的发展及实施过程是隐藏的(经合组织，201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可见性可以追溯到所涉及学生的数量和类型，以及 TVET 体系的发展方式 (James Relly, 2021)。七个国家 TVET 体系十分复杂，同时突出了潜在的巨大可能性以及随时可用的独创性，以确保为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带来积极的帮助。此外，每个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Ball、Maguire 和 Braun, 2011)，为扮演好发展高质量技能教育的国际组织角色，世界技能组织作从三个层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 宏观层面：**政策关联性与社会结构决定了 TVET 的目的就在于对政策背景和教育系统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定义。

- 中观层面：**主要是教育提供者和雇主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雇主参与和促进 TVET 发展的方式。

- 微观层面：**“教学的艺术”以及 TVET 体系中的专业教师如何驾驭复杂的政策，如何以专业为导向和利用社会空间来确保高质量的教学和学习成为实践的核心。

# 第一章 WorldSkills 的作用：通往卓越的关键桥梁

在本次研究的国家中，世界技能组织在 TVET 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建立教学标准，并在概念化和制订规则方面推动教学走向卓越。

在那些最成功的技能体系中，世界技能组织跨越不同的专业，以建立标准、链接组织、使技能供应与企业需求保持一致、以及促进教学实践创新的方式连接地方、国家和国际环境。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在技能经济、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方面帮助概念化技能体系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

“通过世界技能组织，我们可以尝试特定的教学方法... 这种培训在正式课程之外进行，我们有时间与充满激情的学生相处... 我们让他们尝试实践工作。” (WS1)

## 一、为国际标准建立基准

所有参与研究国家的参与者都强调了技能体系中标准的重要性。然而，很明显，在一个成功的技能体系中，世界技能组织和技能竞赛都提供了一种国际标准基准机制，大多数技能体系没有在标准制定中内置国际比较方法。因此，世界技能组织在将世界级标准引入国家技能体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案例国家的相关人员都强调，国际竞

赛标准对于确保教职员工能帮助年轻人获得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相匹配的技能至关重要，因为这样才能提高地方、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生产力以及促进与其他国家相关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在国家技能体系中嵌入国际标准对于为年轻人提供有助于其在国内和国际流动的技能至关重要。

相关人员还强调，与政府集中制定标准相比，世界技能组织的灵活性和国际化定位意味着制定标准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响应企业新兴技能需求、技术变革和不断变化的行业实践。这意味着，在世界技能组织正确嵌入技能体系的情况下，他们帮助制定的标准具有响应性、竞争力、扎根于技能经济的实际需求，并能同时嵌入到地方、国家和国际技能生态系统中。

## 二、联接组织

虽然国际基准可以被视为发生在技能体系的宏观层面，但每个国家在世界技能组织层面的活动也可以被视为跨越 TVET 体系中观层面的活动。在这个层面上，世界技能组织在许多案例国家中与不同的工会、贸易组织和个体企业密切合作，这通常通过个人进行，他们与世界技能组织的代表在其行业专长内密切合作。相关人员表示，这促进了企业对教育和培训的了解，并帮助他们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将技能教育有效地融入工作场所中，包括实习生和学徒。

同时，参与调研者还强调，世界技能组织与企业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有助于培训者了解其所在的行业、部门不断变化的需求，确保他们能跟上监管变化、技术发展和不断变化

的行业实践，这些都可以反映在他们组织比赛和进行培训的方式上。重要的是，由于许多参与者经常在世界技能组织和 TVET 的其他部门也担任职务，因此他们也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将其对行业发展的最新知识直接反馈给技能体系的——为同事提供非正式的（有时也是正式的）CPD（职业专业发展）培训。

但是，一些案例国家的参与者认为，除了世界技能组织代表与行业与企业密切合作之外，技能比赛本身对于这个联接过程也至关重要，**比赛是同时推动受训者以及培训方式达到卓越的一个重要方式**。他们强调，培训参赛者的过程涉及将教师和培训师重新定位为一个团队，同时在培训过程中，受训者能够掌控自己的技能形成，从而实现自我效能和追求卓越。许多企业也将这种方式运用到了他们的工作场所中。

**“你总能分辨出参加过比赛的人和没有参加过比赛的人。有的人[实际并不存在]听从于自己老板的制定来完成任务，但任务完成后不会进一步探索，因为他总是需要老板在他身后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参加过比赛的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任务中，并且会寻找额外的东西来做，这使他与其他同事产生区别.....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一点点额外的东西。”**

因此，在许多案例国家，**世界技能组织被视为组织之间的重要桥梁**——因为它具有确保技能体系对技术和行业实



践发展保持高度响应的结构和关系。因此，在最成功的案例中，世界技能组织通过为技能体系内的组织(主要是企业和培训者)之间提供关键桥梁机制，在技能经济中起到了确保技能供需之间密切联系与迅速响应的作用。

### **三、支持创新**

从教学角度来看，世界技能组织内部参与人员也强调，竞赛在推动教学创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支持和帮助学员备赛的过程给了他们时间和空间来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对他们的教学实践进行更具创新性的启发。这与在工作场所中进行的培训不同，后者始终强调速度并确保企业能“赚钱”。虽然实验对于创新和卓越至关重要，但他们仍然指出，在只需要完成工作或任务的工作场所，创新并不总是能够实现。因此，世界技能大赛的培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空间，使教育者与培训者可以在“允许出错”的环境中重新思考——无论是在技能训练方面，还是在教学和学习方法方面。这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世界技能组织可以被视为在一种“第三空间”中运作——它介于正规教育/培训和工作场所之间。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培训者和受训者可以在这里试验技能、流程和教学法。同时，世界技能组织还提供了一种桥梁机制，将基于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引入培训过程，以应对新兴的技术变革和行业改革实践。

“世界技能组织以这种方式跨层运作，从而在这些国家被定位为技能标准制定与取得卓越的关键驱动。”

这在更稳定的经济体和成熟的 TVET 体系（例如法国和奥地利）中最为明显。同时，当世界技能组织还处于自我建设的过程中时，几个案例都显示“第三空间”这个元素也在同时发展。在世界技能组织的自我建设过程中，其代表们需要应对高度敏感的政策背景。经济活动和 TVET 政策在宏观层面上的不稳定显然阻碍了世界技能组织以连贯方式促进创新、标准制定或卓越教学的“第三空间”的创建。

支撑所有这一切的是企业。对企业、对工作场所中的技能发展以及对技能经济的重视在我们的欧洲同行中很常见。他们将 TVET 以及其中的技能发展置于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并将企业置于核心位置。他们认为，企业是成功培养人才的必要条件。

## 第二章 卓越的核心——企业

世界各地的企业各具特点。在英国，与企业绑定一直是长期存在的政策难题，这一点不足为奇(James Relly 和 Laczik, 2021)。然而，在经济发展和技能发展联系更紧密的其他国家，让企业参与是技能教育的自然组成部分，企业将参与技能教育与培训视为其责任的一部分。这突出了一个在不同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强大联系网络的技能体系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响应技术发展和行业变化，从而能够以更敏捷和灵活的方式将新兴的企业要求和需求纳入课程开发。

### 一、课程相关性及企业对课程的影响

随着工业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工业 4.0 和数字化使 TVET 体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本次研究的这七个国家都在通过多种政策机制寻找将企业纳入课程体系的解决方案。使课程与不同行业的变化步伐保持同步是一个重要但复杂的过程，法国的课程开发经验值得所有国家借鉴：

- 随着不同的行业中引入了不同的技术与技能，所有的培训都需要应对技术变化。
- 法律变化——工人需要了解不同行业内新兴的监管框架和治理体系。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 TVET 培养的年轻人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需要与对应的行业需求紧密结合。重要的是，认清不同行业的快速变化是关键，通过 TVET 培养的年轻人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需要与对应的行业需求紧密结合。为此，需要在 TVET 和企业之间建立明确的双向关系。以巴西为例<sup>1</sup>。巴西的 TVET 服务于企业也因此完全适应企业的需求，TVET 通过不断向企业学习，进而影响和促进教育创新。除了这种关系之外，巴西教育部（MEC）与各领域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合作，在确定 TVET 课程需要涵盖的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培养特定职业以及跨职业的核心能力，如团队合作、数字化办公和创业能力。

许多国家制定了新的工作简介，并为现有工作岗位提供了新的工作描述，以持续确保所教授的内容能够满足当前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德国类似，奥地利以职业为基础的 TVET 体系由培训法规构成。同样，法国 2018 年出台的《自由选择职业未来法》使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与国家一起，在职业课程和文凭开发设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为了了解行业是不断变化着的这一性质，确保课程和教学方法能够真实反映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和实践，教学团队“贴近”行业发展非常重要。

---

<sup>1</sup>需要注意的是，与英国类似的是，巴西也有一项征税且其中部分税金是由企业直接支付给 TVET。

“当我们说要适应企业的需求，这里面重要的一点是教师和管理团队要始终与将要雇用我们学徒的企业保持密切联系。”  
(T3)

在匈牙利和印度，行业和企业参与与协助被视为新改革的基础。自 2018 年以来，匈牙利成立了 19 个代表各种规模、行业和地区企业的行业技能委员会（SSC），他们参与了许多支持 TVET 的活动，如教师的职业专业发展（CPD）和课程开发。他们也借此机会整合他们所在行业、部门年轻人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在行业技能委员会（SSC）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常常面临希望成果导向课程得到什么结果的疑问，即他们希望学习者最后能拥有什么技能和知识。这些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参与使 TVET 的声望得到提高。

在韩国，因为此前教育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较为薄弱，这就使得韩国形成了独特的 TVET 结构，它是将不同主管部门主管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分开的：职业教育隶属于教育部；职业培训则由就业和劳工部管辖。之后，随着 TVET 转向加大力度开发以行业为中心的课程，企业的参与变得非常重要。最终，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希望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进行合作，以使企业不用太活跃但仍参与其中，这也是承认了企业在 TVET 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态度。

这个过程与英国继续教育学院的最佳实践案例相似（James Relly & Laczik, 2021）。在这些学院中，企业联络员经常与企业

合作，在互相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建立协作过程，确保课程交付符合行业标准和企业需求。反过来，**合作的过程也有助于帮助课程开发建立更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虽然有这一优秀的实践案例，但把这七个国家的方法措施加以拓展，特别是围绕政府参与与政策支持方面，将对英国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技能教育更有帮助。

## 二、管理变革

课程开发和企业参与涉及管理改革，任何改革都存在两个主要因素：**首先**，行业内相关法律、监管制度和技术的改革决定了受训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性质。一些研究参与人员强调 TVET 体系与教师和行业/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教师所提供的培训才能反映该行业不断发展的本质。值得强调的是，世界技能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是全球技能教学和不断发展的技能需求之间的桥梁。**其次**，技术变革也从教学方法上为教学实践和技能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启示，包括与特定行业相关的特定技术以及支持远程、实训型学习的技术，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尤其重要。保证教学人员能够参与技术变革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效和创新地使用新技术被视为发展高质量 TVET 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有效、有针对性和资金充足的职业专业发展（CPD）也至关重要。此外，在完善的 TVET 体系中，世界技能组织被视为其中的关键

部分--它为培训者提供了一个“第三空间”，培训者可以在教室或工作场所这样的有限环境之外进行实验和创新。

这个“第三空间”允许教师和培训者在理解标准、教学法等方面进行调整、修正，以完成从能力到卓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这就相当于管理变革。匈牙利和印度是通过全体系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他国家，如巴西和日本，则是依靠派出代表和培训经理/专家参与世界技能组织国际标准的开发与制定。这些国家的改革方法似乎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效应——最佳实践的形成是从专家开始慢慢流向更广泛的体系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第三空间”都显然是需要的，并且是一个需要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概念，以增强和推动技能卓越。

### 三、互相连接的技能体系

尽管七个案例国家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研究结果强调了以有意义的方式将企业纳入技能体系的重要性。这种将政策和实践相关联的正式结构为企业和培训者之间建立良好伙伴关系提供了方法途径，并为以灵活的方式实现管理改革提供了关键机制。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通过将企业与培训者的合作关系置于技能体系的核心，培训者可以更好地响应新兴技能需求，并相应制定能反映最新技术和行业实践变化的培训方法。与此同时，企业与培训者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合作，中央企业支持宏观课程设计和标准制定，地方企业则直接与个体培训机构合作，这

将是这种合作最牢固的部分。这意味着，教学计划可以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需求量身定制。

这种技能经济可以看作是一个技能体系网络——不同的组织通过地方和国家空间和经济需求连接在一起，并以敏捷的方式将变化整合到体系中。在一个成功的体系中，世界技能组织被视为该网络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可以桥接组织、加强网络连接，并提供与国际环境必需的联系。



## 第三章 政策、人员和实践之间的复杂动态

在所研究国家的案例中,每个技能体系中都可以看到政策、人员和实践之间的复杂动态。这三个关键要素在复杂和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密不可分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是技术卓越的基本驱动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技能体系是由政策结构支撑、重视职业途径的社会话语以及专业且受重视的技能教学劳动力为支撑。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积极的公共话语能够为政策框架的支持和劳动力的赋权提供养分;强有力的 TVET 政策塑造公共话语,将声望嵌入技能体系,并支持劳动力;优秀的实践推动生产力,塑造公共话语并引导经济和技能政策走向。

政策、人员和实践之间的这种复杂动态既可以被视为技能体系卓越的基本驱动力,也是技能经济的关键驱动力。它们使技能体系、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之间产生紧密联系。

### 一、政策

TVET 常常受制于政策变动。民众对学术路线的改变会提出很多反对意见,而 TVET 体系也非常容易被牵连在内。在一些国家,这种牵连只是很小部分(巴西、法国和日本),而在其他国家,则是整个体系(匈牙利、印度、韩国)。如果把提升 TVET 的吸引力看作一个政策问题,资金就是推动这种方式走向卓越的途径之一。在印度,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开发综合性

TVET 体系中。在匈牙利，人们相信全体系的改革才会带来 TVET 的本质变化，而不是只改革体系的某个方面。虽然资金并不总是与变革的广度和深度相匹配，但受访者一致认为“资金投入”确实是推动当前 TVET 结构、体系和方法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案例国家中，我们发现，另一个显著的卓越驱动因素是世界技能组织的作用。例如，在印度，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技能竞赛都能促使大众对 TVET 形成积极的认识。有时，赢得奖牌让年轻的参赛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后不仅能获得声望，还能获得现金奖励。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对加强某地区教育和培训的支持同样是对技能生态系统建设的加强。某些与世界技能组织相关的政策对 TVET 体系产生广泛的影响，如奥地利对 CPD（持续专业发展）小时数的要求。

### （一）TVET 的经济结构和目的

教学卓越的概念及其嵌入 TVET 体系的方式取决于 TVET 的目的以何种方式被定义并嵌入政策。从广义上讲，各国以两种主要方式定义 TVET 目的：

- 主要是经济的
- 为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走职业教育路线的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和职业路线。

这七个国家根据不同经济结构和需求来制定教育政策。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案例中，TVET 的目的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得非常不同。

## **（二）奥地利：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从人均 GDP 来看，奥地利一直是世界前 20 个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19)。它的人口不多，只有近 900 万，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外国国民不断涌入，其人口规模不断增加。近年来，这一数字更是急剧上升。中小企业 (SME)是奥地利经济的支柱，在所有企业中，99.6%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提供大量的学徒机会，甚至近一半的奥地利公司可能总共只有一名学徒(不是每年)。奥地利的经济结构决定 TVET 课程中需要一个灵活的体系以确保相关培训迎合地区经济差异和学生群体的不同兴趣。

这体现在为学生提供的广泛的 TVET 课程中——各种类型的培训和资格等级，以及包括商业、工程、旅游、时尚、设计、艺术和农业在内的学习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集中且灵活的模式，它反映了经济的稳定性和区域多元性。同时，TVET 的结构可以满足行业的各种技能需求以及学生和未来劳动力的利益。这种方法与《英格兰就业技能白皮书》(DfE，2021)中倡导的“本地技能改进计划”(LSIPs)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国的做法与奥地利的做法也大体相似。

技术和职业教育体系：

奥地利的中学体系与德国相似，主要有两种流派：在 14 岁时，学生可以开始选择职业课程并遵循以职业为主的路线。

所有中学生(15 岁以后)要么走学徒路线，要么继续上学（或者两条路线都走）。中学学校路线包括“大学预科”这一学术途径(2015 年约有 30% 的学生选择)或职业学校(约 70% 的学生选择)，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统计的 46% 的平均水平(OECD, 2017)。TVET 的悠久历史、高水平参与度以及优质 TVET 课程促使 25 到 34 岁的中学毕业但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就业率高达 84%，而经合组织统计的这一数据的平均值是 76%(经合组织，2017b)。

想要做学徒的职业学生(接近走职业路线学生的一半)在工学院学习一年，然后进入公司的学徒职位。学徒制包括在职业学校上三年，可以是阶段性上课(每周 5 天，持续约 4 个月)，也可以是按天上课(每周去学校一次)，在三年结束时，学徒参加期末考试。学徒从项目开始就是公司的一部分，并作为雇员获得报酬。

课程可以适应区域经济环境和技能需求，并让学习者以最好的方式发展他们的优势和才能。

### （三）巴西：参与度低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由 26 个州组成，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系(人口 2.12 亿，国内生产总值 3.372 万亿美元)(经合组织，2020b)。然而，巴西被列为世界上发展最不平衡的国家之

一，其人口主要包括两个社会阶层：多数低收入人群和少数富有的精英（Medeiros, 201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巴西政府实施了多项促进教育的政策，希望减少该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例如，其中一项政策干预是“家庭福利计划”(Bolsa 家庭计划)。该计划由卢拉·达席尔瓦总统于 2003 年推出，旨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条件是他们的孩子要去上学。到 2012 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或中学学生获得了这种财政支持(经合组织, 2015)。然而，尽管有这些政府投资，但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巴西学生的水平仍然较低(经合组织, 2020)。例如，2012 年，15 岁的巴西儿童中，有 67% 都没有达到基本数学水平。而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这一平均数据是 23%。而且，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居住区域的学生，其表现出的水平也大不相同。(经合组织, 2015)。

技术和职业教育体系：

巴西要求 4 至 17 岁的学生接受正规教育，并如期完成小学和高中课程学习，学生可以就读公立或私立小学、高中和大学，大多数学生就读于公立小学和高中。然而，与私立小学和高中相比，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较低，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申请就读高质量的公立大学，尽管大多数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私立的并且质量参差不齐(经合组织, 2015)。2014 年，25 至 34 岁青年中，只有约 15% 的人获得了大学学位，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平均水平为 41%(经合组织, 20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 (UNEVOC, 2018) 的最新数据表明, 在巴西, 2015 年有 11.5% 的学生在高中阶段选择 TVET 课程, 10.8% 在高中阶段后就读, 7.6% 在高中阶段后选择短期教育。目前, 初始 TVET 课程有三种途径(UNEVOC, 2018):

- 融合型: 学生在同一机构接受 TVET 和主流中等教育。
- 伴随型: 学生在不同机构接受 TVET 和主流中等教育。
- 顺序型: 学生首先接受主流中等教育, 然后接受 TVET 教育。

巴西有不同类型的 TVET 机构: 联邦机构和国家学徒服务机构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由教育部(MEC)负责; 私立和公立技术学校由巴西各州负责实施高中阶段的教育;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也由 MEC 负责实施高等教育(UNEVOC, 2018)。

#### **(四) 法国: 高度监管和明确定义的途径**

法国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监管的官僚体系(Powell 等, 2012)。它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决定, 部署规划、监管和资助。国家制定教学指导方针和课程, 并插手包括公立学校和许多与国家签订合同的私立学校在内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招聘、培训和协调事宜。尽管一些评论员呼吁法国教育体系内需要新自由主义化, 体系内嵌入的私立机构数量也有所增加, 但 TVET 仍然受到高度集中的监管(Powell 等人, 2012; Orange, 2017)。

所有法国儿童必须在 6 岁至 16 岁之间完成基础教育。学生从小学开始，升入初中，然后在 15 岁时升入高中。在高中阶段，学生可以在普通课程与技能课程之间进行选择，目的是帮助他们为攻读为期三年的普通或技能学士学位或职业课程做好准备。职业课程由不同的职业中学提供，它们为学生准备了为期两年的专业技能证书(职业能力证书，CAP)课程或为期三年的职业学士学位课程(CEDEFOP 2008; 2013)。

除了这些正式的普通、技能和职业教育课程外，学生还可以从 15 岁开始(或任何年龄段直到 30 岁) 在 450 多个行业中择一进行学徒培训。正式培训和工作场所由 CFA(学徒培训中心)提供，签订了学徒合同的青年具有员工的身份和权利，并且领取薪水。所有职业文凭，从 CAP 到硕士学位，包括工程和商学院，都可以通过 CFA 授予学徒。

年轻人在职业教育途径(专业学士学位、CAP/BEP 或同等学历)的入学率仍然低于欧洲其他国家 15 至 19 岁青少年的平均水平(法国为 24%，欧盟 22 个国家的平均值为 28%)(经合组织，2016)。法国 15 至 19 岁的年轻人中有 6%参加了工作与学习相结合的职业课程，相比之下，欧盟 22 国为 7%，德国为 15%。但是，学徒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高等教育中的学徒占这一增长的 75%。参加过这些职业课程的学徒占有所有学徒的 40%以上(经合组织，2016)。

学徒人数的增长可能反映了整个 TVET 部门最近的政策改革。最近最重要的改革，即 2018 年“自由选择职业未来法”引入了以下主要举措，特别旨在改善学徒培训途径：

- 个人培训帐户。
- 创造“法国能力”。
- 可在任意时间开始的学徒制。
- 30 岁以下的青年都可获得学徒机会。
- 为获得驾驶执照的学徒提供 500 欧元支持。
- 为 20 岁以下的学徒每月加薪 30 欧元。
- 从制度层面为学徒培训中心(CFA)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支持。

• 一项旨在支持 15,000 名学徒出国加强职业培训的“伊拉斯谟计划”正在制定中，将于 2022 年 9 月正式推出(尽管鉴于新冠疫情影响，可能会推迟)。

• 授权专业部门与国家合作，使其在职业课程和文凭的开发和设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简化开设学徒培训中心(CFA) 的程序——只需要一份项目声明。在这之后，学徒培训中心的数量显著增长，除了已有的 965 家学徒培训中心之外，从 2018 年开始到现在，**新增 500 多个开设新培训中心的申请(CFA 网站)**。

- 一次性缴纳职业培训费用和学徒税。
- 公开发布就业率和文凭毕业率，使该体系更加透明化。



## （五）匈牙利：重振体系？

匈牙利是中欧国家之一，是前东方集团国家之一，拥有繁荣的经济(经合组织，2019)。到2019年底，15至64岁的人群就业率提高到70.3%，高于欧盟平均水平（69%）。与此同时，失业率也达到创纪录的3.4%（匈牙利国家官方统计数据，2020）。然而，这是通过提高养老金发放年龄、引入公共工作计划、将义务教育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以及将高等中学的TVET年限从4年缩短至3年实现的。

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匈牙利，TVET的目的与经济需求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TVET的宗旨和目标一直是一致的：为经济做出贡献，提高就业能力，整合社会弱势群体。2011年和2019年出台的法律旨在提高TVET的竞争力,并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技术工人，借此提高TVET的普及率，并增加参与TVET学习的人数。这一系列法律的目的都非常明确，即支持经济增长。

为了弥补首都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农村地区之间的巨大机会差异，国家竞争力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以支持劳动力流动、提高劳动力技能，并使工人更接近经济中心。虽然旅游业和农业能为贫困农村地区提供就业机会，但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由中小企业主导，这就导致该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经合组织，2019，第50页)。2017年，匈牙利99.98%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TVET 的结构:

在匈牙利, 年满 14 岁的年轻人便需要决定走学术道路还是职业道路。义务教育年龄从 2012 年开始降至 16 岁(1998 年至 2012 年为 18 岁)。那些希望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人继续在“gimnázium”(提供四年的普通教育), 然后获得高中毕业证书“Matura”。(有一些 gimnázium 从 10 岁和 12 岁开始直到 18 岁。)

在匈牙利, 23% 的高中学生参加了 TVET, 而欧洲这一平均数值为 48%。2015 年以来, 各类职业学校组建了 44 个大型区域职业中心并拥有 370 个机构, 有的大到一个中心拥有 10 至 15 个机构, 学员多达 12000 人。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间, 进入三年制职业学校(未参加“成熟”考试)的人数逐步下降了近 50% (人力资源部, 2020)。那些希望继续走职业道路的年轻人有三个选择: (1) 技术学校; (2) 高中职业学校; (3) 职业学校。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适合不同的青年群体, 并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这些学校的类型名称在 2020 年发生了变化, 旨在提高 TVET 的知名度并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职业道路。

2020 年 9 月, 一种新的学校类型取代了 4+1 职业文法学校, 即五年制“技术学校(technikums)”(尽管它们过去在 1951 年至 1973 年之间, 1985 年至 1993 年之间存在)。进入技术学校的年轻人可以在学习四年之后获得职业资格, 然后在第五年之后获得职业证书。这意味着他们之后可以进入与他们所学习的专业

和取得的资格相关的专业高等教育机构，无论他们未来的职业计划如何，年轻人都必须完成所有五年的学习。

年轻人还可以选择三年制职业中学(以前是四年)，并且从2013年起，可以参加基于德国模式的双重培训(学徒制)。如果年轻人无法与企业签订合同，他们仍然可以在学校的实训班完成培训，然后获得学校 TVET 的资格。三年制 TVET 项目的学生人数从2010年的约130,000人下降到2019年的69,000人。与此同时，获得学徒合同的年轻人数量从2010年的32%增长到了2019年的67% (人力部资源，2020)。

在技术学校中，学习者需要花两年时间广泛学习广泛行业知识，然后才能在第三年选择专业深入学习。学习者在进入专业学习和成为学徒之前需要通过国家举办的考试。通过这种广泛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教学，年轻人有机会在以后重新掌握技能并从事同一行业的其他专业。

## (六) 印度：数量庞大的青年人口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由28个州和8个联邦直辖区组成(外交部，2019)。中央由国家政府领导，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政府。其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并在各州拥有22种官方语言(但实际上全国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和1000多种方言)。印度有多个种族、宗教、社会经济阶层，所有这些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覆盖农村和城市的复杂而丰富的背景，也催生了获得教育和培训途径的机会。

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50 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Jambo & Pilz ， 2017)。该国现有 13.7 亿人口，预计到 2050 年将再增加 2.3 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因为人口激增，印度因此正在经历所谓的“青年膨胀”。这种趋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儿童和青年占人口的很大部分，而且这些儿童很快就会成长为青年人并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Lin， 2012)。

在印度的人口中，处于工作年龄(25 至 59 岁)的人群占 62% 以上(技能发展和创业部， 2015)。因此，印度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

在新冠疫情之前，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超过了巴西、俄罗斯和中国。然而，在这种快速发展和增长中，印度被形容为“贫困海洋中的繁荣岛屿”(Trines， 2018)。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包容性发展指数排名中，印度在 74 个新兴经济体中排名第 62 位(Taneja， 2020)。在印度，财富平等是受性别、宗教、语言、地理位置、能力甚至种姓影响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这个人口大国的发展不平衡。一些州相对富裕，甚至可以与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相提并论。但与此同时，一些州又极度贫困，可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亚洲最贫困的国家相提并论。总体而言，许多个人和家庭生活条件很艰难，33%的家庭没有电，53%的家庭没有厕所，42%的家庭没有洗浴设施(MacLean 等人， 2018)。

印度的教育：

印度的教育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系统之一，拥有**超过 150 万所学校、850 万教师和 2.5 亿学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印度的识字率(7 岁以上具有语言读写能力的人)为 74.04%(男性 82.14%，女性 65.46%)。2009 年颁布的《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或《受教育权利法》(RTE)于 2020 年 4 月正式生效，使教育成为了每个儿童的基本权利；印度也是世界上 135 个将教育作为该国宪法所载基本权利的国家之一。然而，第 75 次关于“家庭社会消费：教育”的调查(2019)表明，在 1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印度农村地区只有 30.6%的人完成了中等教育，而在城市地区，这一比例为 57.5%。尽管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众多且在不断增加，但只有 **10.6% 的 15 岁及以上的人获得了研究生学位**。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在印度，TVET 目的的概念化来自于脆弱劳动力市场的经济需求。因此，教育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文化和结构来源于政策制定的响应模式。短期和长期技能生态系统旨在为年轻人提供就业途径，其中，短期生态系统主要被称为技能路线或职业路线，包括三到四个月的短期培训——目标在于“快速帮助学生就业做好准备”(政策制定者 2)。长期的生态系统包括通过行业培训学院 (ITI)、理工学院、国家技能培训学院 (NSTI) 甚至是学士或更高学位(至少一年)等提供时间更长、更扎实的

培训。这条路线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文凭或学位，并且这些学生比其他人在工程或 IT 行业更具有就业竞争力。

2008 年，政府首次采取措施改革印度的技能教育，并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公布了初步构想。随后，第一个国家技能发展政策于 2009 年颁布。在这之前一年，成立了公私合作的国家技能发展公司(NSDC)，其目的是促进落实财政部下发的政策。国家技能发展公司与主要产业相关人员合作，发起了 36 个部门技能委员会(SSC)，以推进“技能差距分析、培训和评估”的进程(Chandran Wadia 和 Dabir ， 2020， 第 23 页)。部门技能委员会集合了包括相关部门、产业、劳动者和学术界相关的所有相关者（技能发展和创业部, 2018）。该公司的职责是：（1）实现政府愿景；（2）联合产业和政府发展技能生态系统；（3）作为资助机构实施大规模技能项目。

2013 年，印度创建并采用了“国家技能资格框架(NSQF)”。2014 年，技能发展和创业部 (MSDE)成立，其唯一目的是制定和实施政府的技能发展计划。国家技能发展公司隶属于这个新部门，负责创建技能生态系统。TVET 的核心是通过技能发展和创业部及其下属机构国家技能发展公司制定和实施。所有职业教育和培训都通过国家技能发展公司进行，但是长期职业教育和培训除外。长期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一个名为“培训总局(DGT)”的机构的职权范围。2019 年，印度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 (NCTVET)”，用于规范技能发展和创业部和国家技能发展公司正在开发的技能生态系统

(ChandranWadia 和 Dabir, 2020, 24 页), 同时也将对部门技能委员会的监管从国家技能发展公司转移到了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委员。在所有这些规定仍在实施的情况下, TVET 也正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印度的 TVET 涵盖从短期工作相关培训(几天到几个月)到可以获得证书和文凭的为期一年的课程, 再到可以获得学位的三年制课程(ChandranWadia 和 Dabir, 2020)。

### (七) 日本: 高风险和畏惧失败

日本的教育系统以高参与率和学生教育成果显著而著称。其义务教育到 15 岁结束, 之后绝大多数(98.4%)的年轻人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是 2017 年经合组织统计到的最高比率之一), 51%的成年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日本的失业率低至 2.3%(世界银行, 2019)。2019 年, 日本的青年失业率(15 至 24 岁) 也相对较低, 为 3.7%。不出所料的话, 这些数字自新冠疫情影响以来应该有所增长, 但是日本的就业率下降幅度仍低于加拿大、美国和瑞典等其他国家(经合组织, 2020c)。然而, 低失业率只反映了那些可以就业但没有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人, 掩盖了某些群体的低参与率, 尤其是女性。在 15 至 64 岁的女性中, 只有 71.0%的女性就业, 而在同一年龄段的男性中, 这一比例为 84.3%(经合组织, 2019b)。这反映了受传统观念影响, 日本女性的社会角色仍相对受限, 尽管这一差距在过去十年中已大大缩小(经合组织, 2015b)。

日本 TVET 的结构:

日本青少年在 15 岁时完成义务教育。之后他们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 三年制高中(最常见的途径); 技术学院(“Kosen”——下文进一步讨论); 或者专业培训学院。TVET 在高中和高等教育(18 岁后)阶段提供。日本各地的职业教育形式和规模各不相同: 其中一些使用全国统一课程, 另一些则仅由私人组织自行管理, 这对 TVET 规定的连贯性带来了挑战, 并且教育政策也难以让相关部门作为整体来集中统一贯彻落实。由于职业学校、学院和大学由日本不同的机构管理, 包括县政府、劳动省、教育部甚至公司, 这便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种复杂情况下, 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提供者类型包括:

- 专业培训学院: 从 15 岁开始的三年制社区学院, 包括美发、漫画插图绘画、烹饪和酒店管等等方面的培训。

- 技术学院(“kosen”): 从 15 岁开始, 五年制。

- 提供两年制 TVET 的初级学院(“Tanki Daidaku”): 为 18 岁以后的学生提供的课程, 包括工程、会计、工商管理 and 护理等专业的实用技能。

- 专业学校: 为 18 岁以后的学生提供的两年制或四年制课程, 包括工程、焊接、信息科学、机电一体化等方面的培训。

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会认为一些机构比另一些机构更有声望。例如, 教育部管辖的技术学院(kosen)是所有职业教育机构中最成功的类型。日本有大约 57 所国立技术学院, 提供学徒、



副学位、文凭、执照、以及技术行业和技术职业资格证书。课程涵盖多个领域：广播、商业管理、计算机科学、园林、医疗保健、网页开发、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环境技术、工程。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完成五年学习就获得相当于学士学位的学历。尽管成立于 1961 年，但它们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很大原因归功于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的高就业率。技术学院响应行业需求，近年来其主打课程已经从制造业转向计算机科学和应用化学。例如，一位讲师指出，他所在的技术学院会确保所有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以保证毕业生 100% 的就业率，并为学生提供海外培训和实习计划。

#### (八) 韩国：共担责任？

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韩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1953 年后，它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汉江奇迹”。到了 21 世纪初，韩国已是亚洲四大经济体之一(亚洲四小龙)。它从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经济体转变为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在电子设备及其组件制造方面尤为突出(Leae 等，2008)。

韩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学术测试中表现非常出色，其 GDP 的 4.33% 都用于各级教育(世界银行，2016)。韩国人识字率非常高，达到 9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 年)。15 至 24 岁人口的识字率更是高达 100%。在上学的人口中，99.5% 的人顺利从小学过渡到普通初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根据经合组织数据，韩国 24-35 岁的青年中，有 70% 完成了高等教育，同时 TVET 的参与度较低。2018 年，80% 以上的高中学生就读于普通高中，约 20% 的学生就读于职业高中。值得注意的是，自 1967 年《职业法》引入职业培训系统以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韩国的职业教育中有 55% 的学生参加了 TVET 课程，并被推广为韩国工业化时期应对经济增长、培养人力资源的手段(教育部和 KDI 学院，2014)。有趣的是，韩国是由两个部委共同负责 TVET，TVET 被分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两个部门。由于职业教育隶属于教育部，而职业培训隶属于就业和劳动部，因此它们在 TVET 体系中的资金来源和利益也不同。

韩国的教育结构：

韩国的义务教育为九年(小学和中学)，之后学生可以选择高中途径。三年制高中为学生提供四种选择：普通高中、独立高中、特殊目的的高中、专业高中(职业高中)。最后两个选项是 TVET 途径，特殊目的的高中往往更具竞争力。在高等教育阶段，TVET 由两类机构提供：初级学院(往往是私立机构)和理工学院(有限的技术领域)。

在韩国，TVET 一直将职业途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2015 年，韩国政府制定了国家能力标准(NCS)(NCS 开发手册，2015)，将各行各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系统化，从而使教育与行业之间取得更好的联系。国家能力标准在政府的支持下持续发展，为了维持“以技能为基础的经济”，政府还

支持对 TVET 体系的持续研究,并不断促进和优化 TVET(Kim, 2020 年)。

韩国 TVET 的政策变革:

韩国经历了一段剧烈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在此期间,TVET 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直接与行业改进相关。这种快速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一系列五年经济发展计划(1967-1981)。这些计划主要侧重于发展制造业,因此,在这五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韩国周期性地尝试通过提供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激活行业,从而促进 TVET 的发展(Choi & Ji, 2013)。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韩国已转向以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这需要对 TVET 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能力。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社会进入急需服务和技术产业的全球经济。因此,韩国更加强调工人的专业知识,以适应全球背景下对更高技术技能的需求。政府不再依赖职业高中,而是更加强调大学教育,以提供高标准培训。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开设了“韩国科技学院 (Korea Tech)”,这是一所培训 TVET 教师的四年制学院。此后,韩国科技学院通过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外语能力的高素质教师,为职业教育中专业知识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自 2000 年以来,韩国社会进入了 TVET 学生群体减少的新阶段,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兴趣降低,

持续的过度教育问题也造成了职业教育与行业所需技能之间的不匹配问题(Kang, 2014)。

“TVET 的目的、案例国家的不同经济需求以及政府的战略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职业教育政策的关键参数。这些参数为 TVET 从业者建立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TVET 从业者影响着教学卓越的概念化方式、声望以及将其嵌入政策和实践的方式……”

## 二、人

首先，七个案例国家中，参与 TVET 体系的人员是卓越的一个关键驱动力。例如，韩国强调教育工作者的素质与 TVET 的质量直接相关。在印度，企业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和引进力度不只有助于建立短期技能生态系统，也有助于形成长期技能生态系统。即使在奥地利这样拥有成熟 TVET 体系的国家中，企业也可以帮助推动基于工作实践的 TVET 课程的变革。在法国，世界技能组织的代表正在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帮助培养不同技能人才。所有负责推动变革和建立卓越的人都是关键驱动力。

当我们从更广泛的范围谈论那些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和 TVET 的教师/培训师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尽管七个国家的教师资格和持续专业发展（CPD）要求差异很大，但是这些教师/培训师/讲师对学科的热情和对学生的关注是不相上下的。举

例来说，在日本，所有教师都强调需要实践和动手示范的实训课程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教师将更多时间直接花在向学生展示技能并支持学生发展这些技能上。即使日本在 2020 年疫情最严重甚至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他们的学校仍然提供面对面教学，这一决定完全来自于他们的教学理念——即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是 TVET 成功的关键驱动力。在匈牙利，教师们总是希望自己能跟上不断变化的行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并表示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持续专业发展（CPD）从而使自己成为 TVET 中最好的教师。

**教师必须是[印度]教育体系根本改革的中心。新的教育政策必须帮助各级教师重新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受尊敬和最重要的成员。因为他们真正塑造了我们的下一代公民。”(MHRD, 2020)**

两个案例国家采取了具体措施来提高职业教师的地位。在印度，随着部门技能委员会的成立，更多由行业培养出来的培训师也参与到职业教育中，从而拉近了职业教育与行业之间的距离。在匈牙利，政府正在尝试提高教师的地位，更改了 TVET 教师的称呼和地位，他们现在被称为教官，不再是公职人员。此外，他们的工资在 2020 年平均增长了 30%。

企业是推动卓越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企业在印度 TVET 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汽车领域，有些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提供短期技能课程，帮助举办国家

和国际级别的技能竞赛。在奥地利，企业是“基于工作的学习”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企业文化的都是培训年轻人这一传统，而且这些企业往往都有一个结构良好的系统来做到这一点。

### **（一）社会和家庭学生选择的影响**

政策制定者、教师、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寻找和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方法和手段(Chankseliani, James&Laczik, 2016)。就那些已被证明是成功经验而言，社会和家庭对学生是否选择 TVET 的影响很明显，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大众会考虑 TVET 是否能有积极的发展。在日本，家长的观念更重视传统学术教育而非职业教育。然而，职业学校不仅成功地吸引了中学毕业生，而且还成功吸引了那些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重新回到学校并获得 TVET 资格(Tsukamoto , 2016)。

在印度也有相似发现。自古以来，印度父母都更重视传统学术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然而，世界技能组织成功改变了这种观念(见上文)。

在韩国，由于负面认知和强烈的社会污名，很多 TVET 的学生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因为这些学生意识到了提早开始赚取收入的好处。因此，他们选择 TVET 是有经济动机的。此外，韩国的制度迫使学生和家长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资金，

这似乎也是在提醒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应该选择学术道路；但反过来，这种负担也激励了他们走 TVET 路线。

在所有案例国家中，大众对走职业道路的学生都有一个“不那么学术”的固有印象。在奥地利，职业学校学生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德语和英语等科目上表现较差，但在数学方面表现良好或一般。同样，也有越来越多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选择接受职业培训。TVET 是二等路线的“偏见”在法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经常因为被推入职业课程和学徒的学生都是之前在学校表现不佳或容易制造麻烦的学生，这种偏见逐渐在大众认知中根深蒂固。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国家都更加重视高等教育，但他们同时也开始看到技能教育的重要性并相应地制定政策，特别是将世界技能组织当作驱动力之一。这种趋势需要持续并将学生家长纳入宣传范围，以帮助他们看到职业教育的价值。

## （二）声望

与学术教育途径类似，TVET 路径的定位对路径本身的性质、政策干预性质以及教学人员的文化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高对 TVET 的尊重是许多国家的政策重点。奥地利的 TVET 路线定义非常明确，拥有丰富而成功的历史，与它的邻居德国截然不同。

尽管巴西学生走职业路线的比例要小得多，但 TVET 在巴西教育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职业课程是根据业务需求设计

的，因此学生拥有开展业务工作所需的技能。TVET 学生被认为比那些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并获得技能的学生更具优势。

在法国，学术学位和技术学位、“知识分子”和职业途径、“手册”（‘manuels’）或用手工作的人之间仍然存在基于价值的区别。然而，2018 年的改革对职业途径的价值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些政策变化仍然对学徒人数/职业学生以及培训结构和资源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日本高度结构化和多层次的 TVET 体系，结合高质量的行业培训与合作，例如与丰田的合作，使大众对职业培训的看法产生了积极的变化。此外，对于一些在全球爆发新冠疫情期间为社会提供重要帮助的行业(例如医学、护理、安全、社会关怀、电子工程)，人们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Kosen 学院在日本所有职业学院中排名是最高的，因为其所有教职员工都必须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因此大幅提高。同样，由于最近行业的变化(例如技术和数字化行业的增加)以及工作所需技能水平的提高，TVET 机构，尤其是专业培训机构(Senmongakko)的专业课程越来越受欢迎。这些 TVET 机构和课程的入学人数在经历了一段持续下降之后现在正在增长 (Tsukamoto, 2016)。

韩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增强企业对制定 TVET 政策的参与来促进和鼓励更多学生选择 TVET。同时，韩国政府最近成立了“行业技能委员会”和工匠学院——工匠学院能够很大程度保证毕业生就业问题。此外，政府推出了“先工作，后学习”计划，



鼓励职业高中的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之前先到公司工作，以解决过度教育问题，同时也能提高这些学生的实践技术和行业竞争力。

因此，在所有案例国家中，社会和家庭结构能够影响学生的选择，并与经济因素相交叉，最终决定了 TVET 政策和实践的性质。最终，这一政策的发展帮助确定了 TVET 劳动力能够参与的空间，并塑造了卓越教学的本质，以及它在实践中的表现方式。

### 三、实践

在全球范围内，TVET 路线根据市场环境要求进行了扩展和收缩。在我们的七个案例国家中，有几个有助于塑造 TVET 体系的优秀实践示例：将基于世界技能组织形成的实践经验和卓越嵌入 TVET 体系中。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是有历史和文化渊源的，而在其他国家，例如匈牙利，这种做法正在通过政策改革彻底重塑。

日本的一位政策制定者指出，职业教育在历史上往往与“肮脏、手工、残酷和粗糙”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当今社会存在着大量新兴的职业教育类别(他将这一新兴类别称为“跟随你的梦想”类别，日语为“YumeoiKei”)，年轻人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这既反映了世界各地经济的快速变化，也反映大学开设的诸如工程、医学和法律等学科如今也被视为职业学科 (James Relly, 2021)。

在 TVET 内，显然还有许多做法正在酝酿或已被使用，为走 TVET 路线的年轻人提供学习和赚钱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例如，印度培训师指出，如果没有官方对培养技能人才的支持，这些技能很可能会逐渐消逝，这在纺织行业尤为明显。一些手织工艺品已经是一种垂死的艺术形式，为此部门技能委员会采取了积极措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培训实践，以使这些技能可以在其发展相对集中的地区以外的地方得以发展和传承。这样一来，传统技能不会消失，同时也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新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 **（一）教学卓越**

所有七个案例国家都明确强调教学和标准制定中的卓越，一些国家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国家是深层的文化原因。例如：

- 在奥地利，TVET 教师的准入标准及要求都由国家制定，所有 TVET 教师都必须具有学士水平的教学资格，其中某些特定科目的教师必需要取得特定教学培训资格。近年来，奥地利进行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教师培训课程全面改革(2015-19)：课程侧重于一般教学能力、学科相关和教学能力、多样性和性别能力、社会能力和专业意识。

- 在匈牙利，尽管近年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改革，但迄今为止，初始教师培训(ITT)尚未得到任何改变。但同时，公司内部的培训师要求必须通过包括教学技能提升在内的技师考试。

- 法国的教学卓越与了解受训者的需求密切相关，但同时，教学人员了解业务需求也同样非常重要。

- 印度的许多政策变革都表明政府集中了大量精力来使行业培训专业化。部门技能委员会负责建立培训师培训(TOT)中心，以确保所有职业课程的培训师都接受了与其行业相关的培训，并且获得同等质量标准的认证。

## (二) 考试与学习旅程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项目式学习(PBL)很突出。在奥地利，一些 TVET 学校引入了项目式学习，它没有学科界限，更强调技术和技能发展。这些项目通常由当地企业制定，也因此更能反映当前的行业需求。此外，某些拥有良好培训运行机制的公司组成了“培训联盟”：如果一家公司没有能力将某项技能传授给学徒，他们可以暂时去另一家公司专门学习该技能。而培训期末考试也是根据公司意见设计的，专家设置和检查考试题目，然后将其放入国家题库。对于 TVET 学校的项目和文凭作业，这些通常是由公司设定或与他们的合作者完成。

在匈牙利，新的基于学习成果的课程需要改变文化、态度和教学方法，而项目式学习是一种能很好支撑这类新课程的教学方法。这样一来，教学重点从基于理论的培训转变为了基于实践的培训，这也意味着，TVET 教师的角色变得更像工作顾问。

在巴西，课程结业评估很受青睐。TVET 课程主要由学校或学校与企业合作提供，例如酒店管理学院和烹饪学院的课程，专业化课程的教学是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的，或者是将 TVET 提供者拥有的卡车和船只改造为教室。此外，教师们邀请企业中的专业人士参与世赛练习，评估学生的表现，并提供建设性反馈。

### （三）持续专业发展 (CPD)

双重身份的概念<sup>2</sup>，及其内在的矛盾关系在所有七个案例国家中都很明显，政府颁布了各种政策举措来缓解或消除这种矛盾。例如，奥地利的教师需要不断接受培训以跟上行业的不断变化，对于学校教师，各地都要求他们每年必须至少花费 15 小时在持续专业发展上。当然，进行持续专业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其系列课程均由师范教育(教学)类大学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的许多教师都有商业和工业经验，以及如电气工程这类领域的从业经验，这也是录取要求。

在匈牙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支持教师离开教室/车间并参与体验现实工作世界中的机械和流程。与匈牙利重振 TVET 体系的进程相一致，匈牙利 TVET 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前，教师是从一般知识领域获得持续专业发展学分，从 2020 年开始，匈牙利为 TVET 教师开设了专

---

<sup>2</sup>双重身份是指 TVET 教师和培训师同时是行业专家和教育专家(CAVTL, 2013)。

门针对行业和职业特定技能发展的培训。他们通过参加这些培训获得持续专业发展学分。政府越来越重视让教师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匈牙利还成立了一个政府组织，即“创新培训中心(IKKZrt.)”，其任务之一是负责指导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的战略性发展。TVET 教师必须四年内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进行 60 小时的持续专业发展培训。在正式的持续专业进修中，有一个互动性和实践性培训的目标，很多人认为 60 小时使持续专业发展培训的长度和重点受到了限制，需要保证每小时的培训都是有意义的，并且要为教师在其所属技能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对快速发展的行业来说很重要。此外，职业教育和培训 4.0(2019)包括一项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以支持 TVET 的最新发展。匈牙利的技能组织在三个技能领域提供持续专业发展培训：电工、汽车修理工和美容师。这些培训面向领域内 TVET 教师免费注册，并及时更新行业最新动态。职业中心也有类似的培训活动。这些培训的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持教师离开教室/车间并参与体验现实工作世界中的机械和流程。该组织由行业合作伙伴赞助，他们的课程对所有 TVET 教师都免费。

法国对持续专业发展的监管似乎比其他国家更严格。本次研究的参与者指出，法国有不同的贸易组织对职业教育专业团队(例如 GNFA, National Group PourLa Formation D'Automobile)进行监管和组织，并为教职员工和导师提供一系列培训课程。显然，法国专业学习和发展背后的驱动力是教师本身，现有的课程和机会在不同的行业中有所不同。从教学的角度

度来看，一些参与者，尤其是世界技能组织法国中心的直接参与者表示，技能竞赛给他们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对教学实践有更多的创新思考。此外，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可以深入了解国际水平，这一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以深入了解国际水平的专业实践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韩国的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与 TVET 的质量直接相关。”**

因此，对于韩国教育工作者来说，精通专业技能和及时更新行业知识是很重要的，教师每年至少接受 12 小时的提升培训来学习和了解行业需求和趋势。所有受访者都提到的一个挑战是，尽管教学设施一直在不断升级，但几乎没有任何措施用来帮助教师进行能力提升(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显然，在日本，有与世赛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机会。更普遍的是，一些机构引入了“交叉聘用”制度，教师可以同时在大学和公司拥有职位。这意味着教师可以在公司工作，他们在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关行业的实践经验。“课程学习”是在日本盛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日本传统的方法。“课程学习”需要日本教师共同努力，以提高他们所教课程的质量。总体而言，日本教师(包括 TVET 和中学教师)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同行指导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经合组织，2020a)：

“校长组织会议。在会议期间，具有不同经验水平的教师确定课堂需求，研究干预方案并制定课程计划。然后一位教师进行课堂示范，其他教师进行全程观摩。

示范课结束后，小组再次开会讨论、反思和调整，以完善教案。这种以教师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备受推崇。它在改善学生和教师的学习方面非常有效，并已被其他国家采用。” (NCEE, 2020)

## 第四章 对英国的建议

该项目旨在了解 7 个国家(奥地利、巴西、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韩国) 技能卓越的驱动因素。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都如此不同。然而，这些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内核。

与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发布的《缺陷体系中的优秀人才》(James Relly, 2019)报告中的观点类似，每个国家 TVET 体系的卓越都得益于两个大方面：教师、培训师和导师、企业对教育年轻人的热情奉献，以及世界技能组织的倡议和影响。

这篇研究清楚地说明了政策、人员和实践是如何成为七个案例国家 TVET 体系中技能卓越的关键驱动因素的，并帮助英国发现了一些问题以及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 1. 支持发展技能经济

建议：健康的技能经济与能够满足企业对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需求的世界级教学和培训标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国，需要将职业教育视为一个健康且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并在各个层面嵌入卓越和标准，以确保技能经济和知识经济协同发挥作用以提高经济生产力。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通过它的卓越中心展示了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



标。在此基础上，英国必须随之建立一套世界级教学和培训标准。

## 2.支持教学创新

建议：对 TVET 路线重视的国家要求其教师、培训师、讲师和助教成为学科专家和教学领导者。这种对教学能力或教学资格的要求将有助于教师、培训师、讲师和助教在 TVET 体系中建立声望。

建议：确保教师、培训师、讲师和助教向学生传授的是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对于行业发展和帮助学生就业尤其重要。为此，政府强制规定教师每年必需在行业中进行固定小时数的 CPD 培训。

建议：与供应商(FE 和 PTP) 合作，在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内开发“第三空间”，让培训师和学员有时间尝试技能、流程和教学法创新；这个“第三空间”还提供一种桥接机制，将此类创新和发展融入培训过程。

## 3.支持体系对标和高质量资格认证

建议：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间需要有明确的战略一致性，以确保学习者不会被不同的关于 TVET 的目的及其驱动因素等信息干扰。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世界技能组织是关键。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作为一个专注于高质量技能教育的成熟国际组织，必须在战略统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建议：确保资格证书都具有最高质量并与行业相关。比如在奥地利，开展高质量资格认证是在推动技能卓越的同时调整企业和学生需求的关键方式。发展被企业认可的、基于国际基准的、以及有企业共同参与的高质量资格认证，有助于保证英国 TVET 体系提供技能卓越。

建议：本次研究中的所有国家都让企业参与了课程开发和培训，但没有一个国家将企业置于主导地位，关键是要有允许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承担责任的政策。

建议：长期存在资金不足的教育和培训系统无法推动卓越。因此，政府投入适当水平的资金来激活教育和培训系统并使其变得优秀是必要的。

#### 4.支持技术变革

建议：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可以通过持续专业发展为应对行业技术变革提供支持，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最佳实践以及国内和国际不断变化的需求。

建议：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可以关注部门和行业的变化，一旦发生技术变革，世界技能组织英国中心要及时测试相关技能并更新相关技能竞赛赛项，以及课程内容和标准，以确保技能教育与经济需求的持续相关性。